



卷之八

神宗

下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八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神宗熙寧五年

壬子

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

自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挺在平涼凡五年自

以有勞久留邊庭憤鬱為歌詞因中使至使優

伶歌之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上亦

憫焉遂召用之

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拜樞相

除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制曰弼亮天工繫朝堂之碩輔紀綱師律實帷幄之

宗工維予左右之良豈有重輕之異疇咨舊德敷告
 大廷具官陳升之受天備才為國重器逮事仁祖進登要
 樞肆朕宅師興言訪落與圖大政擢冠庶工方側席
 於奮庸遽執喪而去位屢頒優詔難奪至情比徒月
 之告期即治朝而申命視官帝傳增食爰田兼元宰
 之隆名服本兵之寵寄安危注意知股肱一體之相
 須中外具瞻誠文武萬邦之為憲永惟經濟屬在老
 成勉迪前人之休共新當世之務於戲明明常德朕
 有志於宣王翼翼壯猷爾毋慙於方叔靖共厥位協
 濟朕心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三年十月自相位
 以母喪免明年正月詔起復拜相請終喪許之
 至是喪除乃有此拜仍大勅繫啣文彥博下遣
 內侍齎詔往賜仍趣令赴闕五月兼羣牧制置
 使八年二月詔樞密院陳升之提舉馬軍司以
 知審刑院崔台符等言緣軍政事重仁宗時命
 樞密使田况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
 熙寧六年 癸丑

四月己亥文彥博罷樞密使自劾南西川節度使守

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制曰秉國大均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
之間惟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機務往殿近藩敷告
在廷進疇厥位具官文彦博器質宏偉智謨靖深逮事祖
宗蚤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
萬邦之爲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
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有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
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
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
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
哉尚多受祉

彥博自治平二年七月爲樞密使是年四月罷
判河陽仍改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協恭贊治
純誠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在樞府凡八年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五代因之國
初三相並冠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本朝遵用
舊制○三年二月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

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
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
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
矣彥博輒歸卧或閉門不出後上又面諭之彥
博乃復視事如故上嘗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

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爲不如
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議
也及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彥博退上語及西
院事安石曰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
而已非治法也五月遂降詔置審官西院議者
謂絳及安石叶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
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
次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是月彥博罷樞密使
判河陽從所乞也仍詔大勅繫脚曹佾上出入
如二府儀又詔彥博嘗受先朝顧命今罷樞密

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編後加檢校

太師徙判大名府元豐三年九月除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

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爲

嗣神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神宗以問彥博

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

四月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議論於至

和時發端爲難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

乃奏其事於是手詔褒顯遂加彥博河東永興

節度使彥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兩

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
當世榮之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事畧

熙寧七年 甲寅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

自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

江寧府轉九資

制曰入則冠宰路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制垣
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苟非令德奚稱異恩粵予端揆
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寵渥均厥賢勞 具官王稟
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為時儒者之宗議
論堅明有古直臣之烈間疇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

為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
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
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
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毋怠乃心而不予輔

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居

相位凡五年先是安石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

望舊人屏逐殆盡所用俱新進少年天下不與

之上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不遠

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

赦罷之上不懌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

後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至是又早上以百姓流離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始深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能免也但當脩人事以應天災爾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安石以常數爲言上終不以常數爲是安石乃求去位上固留之請益堅故有江寧之命上因出手詔諭之麻既出呂嘉問張璪持安石而泣安石慰之曰已薦呂惠

卿矣

丁未錄

初監門鄭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爲狂

笑而不問第令開封府劾其擅發馬遞入奏之罪而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旣而安石出知江寧是日雨安石屢求去位上不許至是以手詔諭安石曰前日曾令呂惠卿及朕以手札諭卿欲以師傅之官處卿於京師而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且欲得便郡求息朕深體卿意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

拜罷

安石既罷相知江寧仍詔出入如二府儀

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上又以安石子雱爲右
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許從
安石之江寧仍脩撰經義又詔安石依舊提舉
詳定國子監脩撰經義是年三月詔聞鎮定州
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
舉司體量其實以聞上又批問安石百姓爲貸
市易抵當所錢多沒產及枷錮者又問安石納
免行錢何如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者又批
問安石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之

言見稅匹帛行有手下抱緼角人今亦盡收入
行者安石隨事辨析皆謂有利無害士大夫或
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故多言不
便爾上曰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不便何也兩
宮至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如
此安石又歸咎於妄言者之過時知青州滕甫
上䟽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
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
之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安石既罷相遂詔中書
自熙寧以來剗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

入編並長

同日韓絳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脩國史

制曰王者臨四海之廣總萬機之繁仍欲措世於治安其在求賢而輔助我圖元弼茲得蓋臣錫以茂恩告於列位具官韓絳受材宏博涉道深醇智略足以經遠猷忠嘉足以任大事而自與謀帷幄正位鈞衡抗論在前義無曲學宣力於外勞不辭難質於僉言屬乃舊德冠宰司之重實賴於謨明總史觀之華更資於良直賦之多邑衍以真封併示褒章允為異數於戲

百姓尚困惟在厚厥生四夷未賓當使服吾化勉輔丕丕之業以成晏晏之風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為相凡四越月是年四月再入相上遣御藥院齎詔召絳赴闕上賜王安石手詔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庶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七年十月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

財賦出入之數無考校盈虛之法仍乞臣絳提
舉而校其增虧以黜陟官吏之能否而三司使
章惇亦乞天下財賦刪脩爲法故有是命

同日呂惠卿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正言兼
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初設制置三司條例
司王安石固請以著作佐郎編脩集賢書籍呂
惠卿爲檢詳安石對上曰願陛下於近臣中擇
其能上副陛下所欲爲與臣所學不異者與之
共政因極稱呂惠卿上許之惠卿最爲安石所
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

謀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
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
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術臨政事
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爲教
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
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於
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以爲不可廢惠卿謂
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初爲條
例司檢詳官尋又命看詳中書編脩條例上嘗
歷問羣臣於司馬光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

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俱惠卿所爲也
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
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
以能動人主光嘗於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因
言曹參以無事鎮撫海內故天下晏然居數日
呂惠卿進講乃遂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者有五歲及一世一變者有百世不
變者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
則亂光之意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又以

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
也光與惠卿更相辨難惠卿至排光令去既退
於是御史張戩言惠卿姦邪不可留之左右後
光既辭樞密副使連章極諫青苗之病民又移
書安石且言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
以爲進身之資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書三往
安石卒不聽光在經筵讀資治通鑑上嘗謂光
曰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
石誠賢矣但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

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爲姦邪也上笑光又曰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俱以爲非陛下豈獨與三人共爲天下邪乃退 上欲脩起居注安石薦呂惠卿遂除天章閣待制同脩起居注後又薦爲翰林學士安石嘗與惠卿論新法安石弟安國吹笛於內安石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立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安石將罷相遂薦惠卿爲叅知政事初惠卿諂安石如子事父安石

當國不可一日而無惠卿也安石將罷去念能善吾後者莫有如惠卿故力引惠卿輔政惠卿既輔政富弼時退居於洛聞之有憂色邵雍以問弼弼曰度弼之憂安在雍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得志怙權果叛安石惟慮安石之復來也因郊乃薦安石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

慚甚無以對既而遽起鄭俠李逢獄苟可以傾安石者無所不爲如雍之言也丁未錄惠卿慮中

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白上降七年閏四月已丑詔申明之詔曰朕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輒爲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有未安者令脩完期底至當遂命惠卿提舉編脩司農條例又詔五日一赴經筵時會布呂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對王安石懇求去位惠卿憂沮形於色安石引惠卿執政

上既許之布後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八年五月御史蔡承禧言惠卿弟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進呈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蓋爲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安石獨奏事上曰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忌能好勝不公又曰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已便忌嫉安石曰臣常屢勸彼令勿如此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芥見於辭色使其不安如對惠卿數稱臣無適莫獨無私使惠卿

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六月王安石得疾上固留之諭以呂惠卿甚恠卿不爲升卿辦事言卿前爲人所誣極力爲卿辨今臣爲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極爲卿兄弟解釋辛亥呂惠卿加給事中與安石父子並以脩詩書周禮義解推恩也安石辭雱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惠卿亦辭給事中後雱又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爲雱引疾罷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先是

呂惠卿言安石弟秘書丞直集賢院王安禮任館職日狎遊無度於是安禮乞出即從之差知潤州安石猶以惠卿昔家居在潤州使安禮求過失故也始惠卿事安石父子安石弟安國負氣惡其儉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蘇軾徙汝州過金陵因訪王安石軾曰軾欲有言於公安石色動軾曰

所言天下事也安石色定曰姑言之軾曰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舉兩指示軾曰二事悉惠卿故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爾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湏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安石猶畏惠卿也

丁未錄

十二月丁卯王韶樞密副使

自觀文殿學士兼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禮

部侍郎知熙州除

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初韶客遊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於天下乃上平戎策乞復河湟以絕夏人之右臂神宗覽而奇之召問方略遂擢用焉後以降木征功自知熙州召赴闕未至遂有此命

熙寧八年乙卯

正月庚子蔡挺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

挺自熙寧五年二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以疾罷在樞府凡四年元豐二年五月卒贈工部

尚書謚敏肅

同日馮京罷參知政事

右諫議大夫除守本官知亳州

制曰輔弼大臣朕所同體以濟天下政事之善職當將順苟有關失固宜盡規若乃面從退言二三其德倡爲浮議以開羣枉豈朕所以待股肱心膂之意哉具官諫議機務爲日滋久朕之柄用不爲不重予違汝弼何憚不爲國有刑人大夫弗養義當共疾遏絕庶頑而乃啟導獎進陰爲主宰謀害政體以震朕師逮其自章略俾推寃詭迹既露猶復怙終左證具存情焉度匿未忍寘理尚示寬恩黜守外藩徃自循省

京自熙寧二年七月除樞密副使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爲執政凡六年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辯於上前又薦劉攽蘇軾爲外制神宗不應時議令祖周官丘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爲不可會選人鄭俠上疏極陳時政得失且言王石作新法爲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特立屢與之校請黜惠卿進用馮京惠卿大怒因奏上奪俠官汀州編管言事者以京爲交通罷京政事知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

二月癸酉王安石再入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除依前官同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乾健坤順二氣合而萬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眷予元老時乃真儒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越升冢宰之崇播告路朝之聽具官王安石信厚而簡重敦大而高明潛於神心馳天人之極摯尊厥德性泝道義之深源延登傑才毗叅魁柄傳經以謀王體考古而起治功訓齊多方新美萬事爾則許國予爲知人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缺忠氣貫日雖金石而自開向厥機衡之煩出

宣屏翰之寄遽周歲曆殊拂師瞻宜還冠於宰司以大釐於邦采兼華上館衍食本封載更功號之隆用侈台符之峻於戲制天下之動爾惟樞木通天下之志爾惟著龜繫國重輕於迺身岐民仁壽於當代往服朕命圖成厥終

安石前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七年四月罷爲相凡五年是年二月再入相始安石薦韓絳及呂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

聞命愕然翼日上遣御藥齎詔往江寧召安石
 安石不辭倍道赴闕時呂惠卿正起李逢獄事
 連李士寧獄甚急士寧與安石厚意欲併中安
 石也會上召安石急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遂
 拜昭文相安石表辭詔不許再辭不允斷來章
 即受安石既相士寧之獄遽解而惠卿罷丁未錄
 三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
 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紛獨賴呂惠卿主張而
 已安石曰臣父子向蒙陛下之遇誠欲助成陛
 下盛德大業而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

召用臣臣所不敢固辭者誠欲及時粗有所効
 以報知遇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
 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安石又薦
 呂嘉問及張安國可為宰屬上皆以為可長編

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制曰職在樞衡必藉幾深之識地居宥密尤資周慎
 之才云為繫於四方崇重稱於二府素難厥選今得
 其良升正使名敷聞朝列具官吳充器資通敏風猷靜淵
 學洞究於古今術該詳於經濟自專計省之劇擢副
 本兵之嚴內罄嘉謀已咸和於庶務外裨遠略亦荐

著於成功宜超拜於貳卿俾榮兼於帝傳爰田增秩
真食衍封併爲寵章就正官號於戲知人則哲朕既
任卿之匪輕事君以忠卿其報朕之益至徃服新命
無忘訓辭

上批吳充久叅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尋兼
羣牧制置使提舉脩軍馬勅初羣牧使李師中
上言養馬費重請罷所置使而養馬於民不報
既而吳充爲樞密副使亦上書請以牧地賦民
文彥博爲樞密使以爲不可王安石主充議五
年遂廢太原監七月又廢東平監而樞密副使

請舉諸監盡廢之是年四月詔河南北兩監牧
司並罷然自是國馬盡矣充在樞密凡六年至
九年十月拜相

閏四月乙未陳升之罷樞相

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
平章事罷爲檢校太尉

鎮江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揚州

制曰執政於中總領樞筦之重殿邦於外榮加衮鉞

之崇非屬老成之賢曷當光大之寵詎是穀旦告於

治朝具官陳升之識度淵弘材資公正博達古今之務精

通文武之權歷事三朝偕聯二府內堅持於忠赤外
協濟於猷爲自居宥密之司彌展經綸之術方隆柄

任屢引疾辭宜推從欲之私俾遂均勞之請既增封於勲邑仍兼秩於公台擁京口之節旄司廣陵之藩翰宅大江之衝要望本鎮之封疆於戲注意輔臣禮有優於進退傾心魏闕德無怠於始終益茂政聲對于休命

升之自熙寧五年十一月拜樞相是年四月以足疾得請判揚州大勅列銜曹佾下出入如二府儀再入樞府凡三年

八月庚戌韓絳罷相

爲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制曰國家延登弼疑內以起功於庶事分畀藩翰外

以發政於四方閔勞申恩倚重均體肆敷丕號庸詵

廟朝

具官韓絳

躬莊厚之資涵良忱之度濟世美以特立

告辰猷而具臧屢陪國均實輔台德嚮自保釐之寄

再膺翼亮之咨高平師師總脩衆職之采公孫斤斤

叅聽百官之成又宣於勤間愬以疾確辭幾務之劇

祈即變申之休感于朕聰姑徇爾欲宜還宰馘往建

州麾陟春官常伯之尊兼禁殿隆儒之冠載更功號

增井并封於戲乃眷臣鄰雖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考

豈茲心之謂遐其服寵章以將福履

絳自熙寧七年四月再入相至是年八月罷再

相纔踰年絳既罷相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
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
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故求罷
而有是命

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叅知政事

自給事中罷守
本官知陳州

制曰輔弼之臣與圖政事任人賢否繫國重輕朕於
黜陟非有私意具官呂惠卿藝文治術又踐要途擢貳鈞
衡是稽羣望謂宜夙夜左右謨明爲謀弗臧卒陷吏
議撓例成於京邑懷請託於私家剡奏自明尤爲欺
詆行治如此朕何望焉罷守故官出臨郡寄非惟責

邇臣之守於以合衆論之公祇迪訓詞服我寬宥

惠卿自熙寧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十月

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御史蔡承禧劾惠卿弟崇

政殿說書直集賢院升卿之罪惠卿乃謁告上

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安石又親詣惠卿道

上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

還又有劄子上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

入見上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

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耶卿欲用會

叅而安石不欲耶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安

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
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
以遺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
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之去一聽
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上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
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上復遣中
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先是惠卿緣升
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留
身白上曰安石以臣改其詩義怒臣上復留惠
卿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

子力求去位初惠卿既進劄子與安石辨改經
義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議論不合者十餘
事且力乞在告惠卿既在告繼下御史中丞鄧
綰章不旬日惠卿罷政升卿初爲御史所攻安
石雖數爲解釋然其實不樂升卿也升卿復於
上前訴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
出升卿十月己丑朔升卿擢發遣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初惠卿於安石交至深時人謂安石爲
孔子惠卿爲顏子獨司馬光曰覆王氏者必惠
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及

安石罷相去惠卿果叛之凡可以傾安石者靡不爲也至是安石再入相怨惠卿未有以發會張若濟者前知秀之華亭坐受所監臨衡州編管御史中丞鄧綰素附安石因疏惠卿居父喪日與若濟交通狀中書請差官究實而惠卿亦上章自辨上遣檢正徐禧等雜治之惠卿於是先罷政事以本官知陳州已而又用鄧綰蔡承禧言罷惠卿之弟溫卿河東運判鄧綰又劾徐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淮東運使蹇周輔同鞠已而練亨甫輩又以綰所言惠卿事交關其間

反爲惠卿所中語及安石子雱忿惠而卒安石悲傷益不堪固求去綰懼安石去屢留於上上怒出綰周輔治獄方急會綰敗輔因是不肯爲王氏盡力遂止其獄溫卿止坐衝替上又惡新管當福建常平等事曾眈交鬪安石惠卿遂絀取潭州州學教授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叅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請陳其姦狀之尤著者其罔上反覆任意自專弄權自恣朋比欺國數項惠卿之所爲有滔天之惡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爲

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死黨曾叅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爲奔走此又姦惡之尤大者也是日手詔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機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本官知陳州先是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於家徐禧得之因竊其語爲書褒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其言而呂惠卿欲修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遂白上除禧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布衣爲中書習學行

檢正事自禧始及安石罷相去惠卿復薦禧上遂擢監察御史裏行安石再相中丞鄧綰論禧黨惠卿曰縱華亭之獄禧坐出爲湖北運使及禧拜中丞故首論綰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爲御史上曰徐禧論事大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之叛王安石故多結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垆乃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垆惠卿黨也上曰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遂罷禧中丞先是王安石退居鍾山切切以惠卿爲恨惠卿除母喪初安石之弟安禮

時爲右丞惠卿心憚之乃過金陵以啟與安石
和安石以巽言謝之既而朝廷已除惠卿知太
原會徐禧沈括新敗改授鄜延且令總四路守
備惠卿懇辭不行乃手疏以謂陝西之師不可
攻亦不可守因請對上令與一閑郡遂自新知
延州資政殿大學士落職知單州元豐八年五
月自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除資政殿大學士
元祐三年三月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引疾從其
請也六月落職自正議大夫降爲中散大夫光
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右司諫蘇轍等言

惠卿姦慝故有是命轍言伏見前叅知政事呂
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
爲心腹安石山野之人疆狠傲誕其於吏事宜
無所知惠卿指摘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
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
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
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
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
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

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
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
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
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赤椽寸土檢括
無遺雞豚狗彘抄筭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
鞭箠交下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
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遂至
河北人戶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脇士人如
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
連蔓引塗污公卿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

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心不然安常守道之士
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
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番漢
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
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
恣行欺罔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
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

端海內疲勞永樂之世大將徐君本
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知終協議送付邊政敗聲

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初實一生至今爲梗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
軋反復相登化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
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
獄以捭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
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
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會朝廷遣蹇周輔推鞫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
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發其私書其
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
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

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
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
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
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
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惠卿用事於朝廷
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醜所及甚於安石辛
亥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簽
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二
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
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

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祿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滋弊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為厲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諭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諭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未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

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生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

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
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
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先是惠卿自太原徙揚州請宮祠遂以資政殿

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至是右司諫

蘇轍侍御史劉摯右正言王覲劾其罪惡摯之

奏曰惠卿知太原輒於被受登極赦勅之後時

文戒不得連遣部將西討未幾西人報仇以盛

夏犯塞疆臣戰沒士卒陷亡其違詔擅發之罪

不可不治蓋惠卿自罷執政日夜規圖再用謂

非造竒功不可以復得兩府故逢迎朝廷專意

邊事望賜誅竄覲之奏曰自熙寧以來所爲青

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

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實惠卿

發其端伏望蚤賜睿斷於是降惠卿爲光祿卿

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而朝論未以爲快司諫王

巖叟等復連名論之遂有是命元祐元年六月

右司諫蘇轍奏曰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

所薦嘗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

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

髮爲本以獎用儉險許令告許爲要估計下至家財

椽瓦抄筍畜產不遺鷄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

然其爲術迂踈卒不能得其要領先帝知其不

可遽寢不行伏乞重行黜責和卿遂自金部負

外郎出知台州三年七月惠卿目建州安置徙

宣州居住紹聖元年七月與復元官并資政殿學士

十月自江寧府改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

惠卿除目曾布與韓忠彥皆曰若遇惠卿在朝

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在北京豈可留

也紹聖二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

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將上殿忠彥布

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耻君子難進而易退其

人可知矣上哂之忠彥布皆曰睿明洞照邪正

中外稱頌聖德惠卿不留無不欣快同日張商

英罷左司諫爲右司員外郎上語韓忠彥曰商

英言大臣中有在元祐與政者有先帝已不用

者意以爲皆可逐唯章惇及呂惠卿可用爾曾

布又嘗爲上言陛下若聽惇言則惠卿見在政

府豈不悞國事上曰直欲令作相十月除觀文

殿大學士知延安府惠卿入對曾布因言惠卿

性喜大言押闔昨先帝令往延州是時方永樂
失利之後渠曰陝西民力已困兵已疲不唯不
可征戰殆亦難守意以爲非已不可遂請首相
王珪爲宣撫而已副之意欲遂作相爾先帝赫
然諭執政云惠卿言陝西不可戰不可守是陝
西當棄也遂落職知單州以此告命云弼臣議政自
請造前躁輕矯誣出於爲利今命以帥邊恐其
必有捍闔之言願加察之上深嘉納後曾布入
對上曰惠卿堅不肯行又只是要宮觀意只要
在京布又曰惠卿天下公論之所不與士大夫

識與不識皆望風畏之如何可用上又曰惠卿
只要在京湏要作執政布曰豈獨執政不相不
已上笑之元符元年五月惠卿自觀文殿學士
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換保寧軍節度使
令再任鄜延凡進築九城寨已畢惠卿將任滿
合推恩特除章惇久有擢惠卿意衆頗難之既
而惇議以拓地及再任一併推恩上遂許之文
臣以節度使爲重非常恩也時吏部郎中編修
都官條例方澤本惠卿親黨故惇主張之上問
布布曰惠卿作執政時惇乃門下士鄧綰曾攻

之云為刎頸之交半夜之客昨既復用許力引
 惠卿為右相既於此不諧故於惠卿建節及其
 兄弟親黨凡可用力者無不盡力惠卿兄弟亦
 凶橫責望惇不細昨力引惠卿不諧其家皆大
 罵惇不得已答之云若朝論中有九人以為不
 可一人以為可惇猶可着力今十人則十人以
 為不可惇無如之何亦少解二年八月保寧軍
 節度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惠
 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以進築暖泉
 寨金湯城畢工也徽宗即位以尚書及從官闕

批付三省令具前執政十人及其餘姓名進入
 章惇曾布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面奏呂惠卿
 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崇寧四年三月呂
 惠卿特令致仕是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敏

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兼羣牧使

工部侍郎除

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樞密都承旨同羣牧使遷

樞密直學士除

絳參知政事制曰總萬事之微並登邦輔釐百工之
 廣參寄國均爰圖舊人以共大政蔽自朕志審唯其

賢具官體純亮而行中資深厚而用遠周旋四紀更

中外之要官出入三朝久禁嚴之近職乃治煩總計

乃承學侍言勤勞孔多謀議惟允用疇衆績詢協師

謨進陪帷幄之司均任股肱之重且經德秉哲所以

濟天下之幾惟同寅協恭所以成天下之治咨爾丕

懋底於治平

孝寬簽書樞密院制曰朕總四海之重機務日叢于

前其與之叅斷國論圖回安危者惟是一二樞機之

臣則選用之際其可以不重乎具官會明智而不流

莊重以有守學足以通古今之要材足以撥中外之

煩向繇記言入承密旨而能以協恭為節以濟敏為

功經營一方則惠澤有及於物朝夕便坐則獻納有

補於時將疇爾庸宜茂寵數進叅密直之地登贊鴻

樞之司噫邦之榮懷得人惟重武之張弛以謀則安

往圖忠嘉以荅揚朕之光顯休命

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孝寬字公綽宰相公亮

之子也絳立朝無特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孝寬

初遷樞密院都承旨文臣自孝寬始

熙寧九年丙辰

十二月丙午王安石罷左相受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鎮南軍

節度使判江寧府

制曰入居丞弼用表儀於百官出總翰藩將師帥於九牧地雖中外之異體亦重輕之均具官王安石得古人之風蘊真儒之學眷方深於台輔志彌茂於政經挈持綱維糾正法度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引疾自陳丐閑斯確宜仍宰路之秩載加衮鉞之榮於戲大官大邑以庇身建節雖臨於鄉郡嘉謀嘉猷而告后乃心猶在於朝廷納忠不忘懷德甚邇

安石自熙寧八年二月再入相是年十月罷再相凡二年安石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初呂惠卿

既叛安石安石亦起華亭獄以酬之遣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即華亭按治不得惠卿罪安石子雱以咎中書官練亨甫及檢正呂嘉問二人畫計以中丞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上以惠卿書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告雱乃得其情於是嘉問等及堂後官皆得罪雱時已病疽彌年坐是益忿恚疽潰死惠卿訴安石之章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勅如出一口又曰夕出於之口朝書於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變素

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竒術以至譖愬脇
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
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
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又曰陛下旣令安
石任政若至於此而不稍裁抑尤恐非長久之
道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
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及雱死安
石悲傷益不安於位告罷甚切鄧綰大懼安石
去而已失勢乃見上力勸留安石其辭甚無顧

忌上再三詰綰乃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
爲臣言上令宰臣吳克使自以已意問安石克
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即上奏乞并亨甫劾
治之於是綰與亨甫俱罷至是而安石亦罷安
石旣罷去即堅請奉祠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
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盖恨爲
惠卿所陷恨爲惠卿所誤也雱死時年三十三
其後安石悼雱不已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
摧之詩盖以雱比孔子也雱作安石畫像贊云

列聖垂教

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盖又以安

石為適於孔子也一夕安石見雱身具程格曳病足立庭下

血汚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

園宅為寺又割田為常住以薦真福云長編云可見安石晚

益謬也安石尋被疾又明年而安石亦死丁未錄

呂惠卿在陳州奏鄧綰乃蹇周輔鄉人乞別選

官置院推鞫張若濟事遂詔新秦州路提刑李

竦等同推鞫初以惠卿奏進呈安石力為綰辨

上曰惠卿言觀宰臣氣燄必欲置臣於死安石

既與惠卿交惡會練亨甫呂嘉問二人所議事

敗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數上章求去上

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王呂由是絕交矣雱亦

病增劇而雱劣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

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

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

下儂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講官策

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

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安石之再入也

多謝病求去是時子雱死猶悲傷不堪力請解

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安石罷相以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仍詔安石大勅

繫銜在陳之上出入內廷並依中書樞密院臣
條例十年六月安石爲集禧觀使居金陵從其
請也始安石罷政判江寧懇辭使相請宮觀上
遣梁從政 齎詔敦諭須其視事乃還從政留
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至是許以使相領宮使
上以安石方居間特詔第安禮自江東提點
刑獄徙治於江寧安石既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
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
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

皆以國事相絕甚自媿也終神宗世八年不復
召而恩顧不少衰云哲宗即位拜司空元祐元
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
荆國公王安石薨安石之薨也司馬光於病告
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拘爾贈
卹之典宜厚光之不脩怨如此初王韶取熙河
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
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
惟卿啟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
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

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於色每輔臣進見嘆嗟懇惻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出知江寧府卒年六十八紹聖初謚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初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於從元建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

源實出於安石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紹興四年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者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小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術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蚤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苟况韓愈不足道也性疆忤遇事無可

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嘉祐末韓琦爲相安石糾
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後累召終琦在相位
不至神宗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不數日琦
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
日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疆卒從
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以人言是
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諫官御史以安
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弗恤也久之上聞兩宮

言意感悟

安石因早引
去泊復相

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

者

凡八
年云

○元祐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范祖禹言

熙寧之初王安石惠卿等造立新法多引小人

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中正之士相繼遠

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夷狄天下愁苦百姓流移

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

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

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

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

後死傷二十萬口呂惠卿沈括俞允李稷种諤

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痛自悔悼
又言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鈇冶之法
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
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
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
比屋思亂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
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
之中海內晏安外至夷狄無不咸賴元豐八年
五月司馬光上疏曰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
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

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
爲罪水部員外郎王諤乞太學增置春秋博士
詔罰銅三十斤故光以爲言紹聖元年五月禮
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元祐貢舉勅令進士不
得引用王安石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
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五月修國史會布言奉詔
重行修纂神宗實錄所載事迹於去取之義誠
有所偏聞王安石 秉政凡奏對論議日有記
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
請降旨行下本家取索投進即降付本院叅合

照對編修庶一代信書不失事實從之十月國
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進所
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
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
者傳習從之

同日吳充王珪並相

充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
侍郎除依前官同平章事監修

國史珪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除
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充拜相制曰燮理陰陽蓋贊輔弼之任運動樞極當
藉經綸之材必惟其人可付以政具官秉心平直成
性中深沉幾洞究於典常卓識該通於權變總司宥

密灼著猷為宜從樞筦之嚴擢處鈞衡之重仍陪封
邑昭示寵私於戲君義臣行既著將明之效予違汝
弼亦期獻替之忠務殫乃心協贊於治天宜職之嚴
珪拜相制曰天尊地卑交泰而四時合序君倡臣和
相須而庶績咸熙矧唯魁柄之司茲實官師之長將
新寵命爰告治朝具官以辭章甲賢科以行誼階仕
籍學窮經史之奧識洞天人之交自參貳於台衡
薦更於歲律茂宣忠力協贊治功宜陞調鼎之聯庶
盡秉鈞之效於戲善事者先利其器朕既庸於材能
言古者必驗之今卿當勉於事業輔成美化無忘訓

辭

安石既再罷政乃相吳克王珪已而克於新法頗有更張珪從之御史彭汝礪乃劾珪曰向者王安石力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克變行新法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珪自是力主新法不肯變云十一月宰臣吳克王珪叅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迹臣等何功乞於銜位之下悉減罷詔荅曰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制爲功臣

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寔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卿等率先臣鄰乞罷功號朕用嘉歎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等繼請從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

附克性見

謹密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克交代安石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

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安石再罷政事吳充代之
權三司使沈括乃密條役法之不便政事者獻
於充充得之袖以呈上詔司農相度以聞蔡確時
爲御史知雜乃上疏謂括挾邪害政不可置之
侍從括遂出知宣州

同日馮京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遷給事中除

初王安石既罷相呂惠卿執政監門鄭俠言安
石作新法爲民害惠卿朋黨姦邪擁蔽聰明獨
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爲相且
言京及元絳孫永王存四人者皆仁義人也惠

卿大怒遂白上重責之勒停編管汀州

編長先是

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
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
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安石罷相力薦
挽惠卿而去惠卿遂與京同參知政事惠卿每
有所爲京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於議事亦
多矛盾惠卿亦忌之會鄭俠獄起乃謂俠嘗遊
京之門推劾百端京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
資政殿學士移守渭 舍人錢藻當制有大臣
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囿一節不撓之語中

丞鄧綰懼京再入又將希合惠卿遽言馮京預
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
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
而藻竟罷直院未幾安石再相王呂交惡出惠
卿于陳惠卿乃發安石前所謂無使齊年知之
書上覽之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無使上知之

京云

丁未錄

熙寧十年 丁巳

二月己亥王韶罷樞密副使

爲戶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而輔大政緇衣所以美武公之爲司徒出則
奠大邦嵩高所以歌申伯之有南國雖中外勞逸之
異亦臣鄰出處之常眷吾惟幄之臣屢上蕃宣之請
誠不可奪卿既以親爲言義當勉從朕欲成爾之志
具官王韶慷慨自負忠勤不渝闢遐壤於笑談起大功於
跬步名震戎狄勲高鼎彝頃嘗嘉於始謀得入陪於
近弼進斷國論有大臣蹇蹇之風叅持兵樞增古武
桓桓之氣朕方內倚將共致於治平人亦具瞻忽懇
辭於密宥章屢却而益進誠愈久而彌堅南昌名都
最雄於江左祕殿崇職莫顯於朝中併示優恩以爲

盛觀書勞定國足以高一世之英養志奉親又可爲
白髮之壽人臣至此可謂榮乎體予寵休無忘獻納
韶自熙寧七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二
月罷在西府踰二年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
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
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
是獻言者謂交趾可取始議取交趾交趾之圍
異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不可破上以
爲然既而城陷安石憂沮形於辭色韶曰公居
此尚爾况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

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

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始有隙丁未九年五月

上謂安石曰王韶疑卿逼之力求去恐復如呂

惠卿韶幸無他冀後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

又言韶論事時不燭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

韶緩急足用誠亦豪傑之士臣與韶無他陛下

所知是年二月韶以母老旬外因抗疏言臣昨

屢與王安石爭熙河劾獄今重以決里廣源明

之事與執政異論乞求退韶鑿空開邊以軍功

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悅

故出之長編十年十月詔韶落職移知鄂州韶謝到任表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雖有少差臣言未嘗曲徇御史蔡確言韶表皆怨憤欲歸過主上而妄為自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是命韶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州元豐四年六月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官其子六人韶好兵喜殺有方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率以首級為功既罷樞密言動頗不常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唐之語人以

為病狂

元豐元年 戊午

閏正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事

自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除

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固初為右諫議大夫神宗問固曰王安石朕欲以為宰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遂出補外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已亥曾孝寬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父憂罷

詔孝寬遭父喪令依舊簽書又詔孝寬俟卒哭令起復五月孝寬起復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本院事孝寬乞終喪許之給半俸又辭從之三年三月孝寬免喪除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尋入見留判司農寺九月出知陳州

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自端明殿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除向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除

公著制曰夫侍帷幄以贊密命非令問碩望豈易授哉具官呂邦家名儒臺閣舊老先後三世輔翊累朝

肆惟爾躬克秉純德獨立不撓行已有方出處之間罔替古人之節議論之際益見良臣之風斷自朕心擢陪樞筦非體國不能濟成務非應變不能中事機勉汝之才副朕所望

向制曰夫居中當軸總握樞要以應天下幾微之會

非練達通變孰可以任此哉具官薛向才周而智明器遠

而用博出入中外知無不為踐更要繁有顯於世大農佐國食貨多流衍之稱絕塞保邊兵民歌顯允之德稔聞廷論蔽自朕心爰擢贊於邦樞俾翼宣於神務惟至明可以立常武惟至正可以成美功往孚乃

誠以稱朕意

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初公著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安石雖高科有文學然未爲中朝士夫所服於是深交韓呂二家兄弟公著與韓氏兄弟絳維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公著初列館舍與安石甚相友善安石辨博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以書寓公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詰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矣安石始期公著甚

遠嘗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又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故安石薦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其辭以謂有人元八凱之寶翼公著之能爲已助也既而公著以天下公議乞罷條例司奏入不聽又爭之又小聽迺求解職奏三上言愈切至又不聽即卧家待罪上以公著爲翰林學士寶文閣學士知審官院公著聞之上䟽固求降責安石怒方思所以逐公著者會上語執政公著嘗言朝廷壞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

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安石聞上語心默喜即請用此為逐公著罪遂落公著兩學士知潁州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為神宗言神宗因誤以為公著也至是拜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公錄著既就職與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此非國家之利也願加意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薛向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於上前遂拜同知樞密事初薛向與呂公著並命入樞府向事公著甚恭既久公著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右二年正月西上閣門使韓存寶除四方館使忠州團練使存寶將陝西兵平瀘州叛夷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向曰瀘州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存寶者何以加之公著曰薛向言是也上從之

元豐二年己未

五月甲申元絳罷參知政事

以工部侍郎本官知亳州

制曰朕於成均為進補之法以待通經博聞之士所以勸學首善而有不能奉承朕志乃倚緣為私自干

吏議以按治厥罪而輔臣有預於此朕於至公之託顧何望焉具官元絳初繇學術行誼擢貳大政於族孫骨肉之愛遂行請謁及奏求深辨異於誠心殆非所以率勵士大夫也其罷位出守示不屈天下之憲往念咎青服予訓言

絳自熙寧八年十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在政府凡四年初王安石作為新法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所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謂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一時輕薄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之門於是太

學生虞蕃伐登聞鼓訟學官去取不公事下御史府語連絳之子耆寧常囑其從孫伯虎於直講孫諤葉唐懿得陞補為太學內舍生又囑諤請求於判監黃履以伯虎為小學教諭臺司捕耆寧下獄絳上疏願納平生職祿乞許耆寧即訊於外許之於是御史至絳府第并劾絳絳故貶而耆寧罰金絳入辭上猶眷絳謂曰朕自知卿一歲即召卿矣諤等坐聽請皆得罪絳願得穎州上許之三年六月絳為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闕因留提舉中太乙宮四年二月絳累乞

歸老力疾造朝於是上令絳赴經筵遂以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三月以太子少保資政殿學士致仕初上批叅政元絳子耆寧訪於士人多稱其孝謹觀所爲文頗亦典贍遂除崇文院校書絳既致仕七月耆寧除館閣校勘勾當洞霄宮令隨侍耆寧校書未二年以元絳致仕特恩也

戊子蔡確叅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判司農寺除

制曰卿輔之任爲朕股肱唯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允謂

才難

且官

學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嚮繇禁近遂長

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佞彈邪而無所回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民爲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爲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叅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祇服訓辭往欽朕命

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確爲御史中丞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叅知政事元絳爲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絳罷政確遂代絳爲叅知政事人謂其爲知制誥爲

御史中丞為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元絳罷上意欲用翰林學士孫洙會洙暴得風緩不能朝乃用蔡確確既除叅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 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云三年九月以階易官為太中大夫在政府四年至五年四月拜相

元豐官制行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級制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先授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遂為定制官制舊典

元豐三年 庚申

二月丙午章惇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官東院遷右諫議大夫除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其叔父也舉

進士甲科王安石用事李承之薦惇可用安石

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顧惇

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

愛之安石召見之惇素辨又善迎合安石大喜

恨得之晚命修三司條例進擢數年遂至侍從

三司使上嘗譽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

以告惠卿惠卿明日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
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故御史蔡承禧彈惇云朝
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家爲此也由是上惡
惇安石亦讐惠卿黜之陳州凡惠卿之黨俱悉
力攻之以故中丞鄧綰言惇人物佻薄行跡醜
穢與呂惠卿協濟爲姦宜早罷黜遂自權三司
使出知湖州上嘗謂安石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法安石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
出其黨爲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
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安石
從之既出即奏擢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章惇爲
起居舍人知制誥上不喜勉疆從之由是權益
重是歲熙寧七年也丁未錄是年二月除叅知政
事九月以階易官換太中大夫

三月乙丑吳充罷相

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

制曰進惟疇德式圖亮采之功退則均休益厚優賢
之禮眷予耆哲比爽節宣屢抗詞力還幾務誕揚

孚號布告治廷

具官吳充

體道精深秉義莊直朝之碩輔

民所具瞻常武有經雅重國兵之寄遠猷克濟迄成
帝載之熙庶事用康羣工作又茲新美於法度方倚

任於謀謨夙夜協恭左右盡瘁至感晦明之癘未臻藥石之痊祈即便安務加攝理雖撫循之愈厚顧懇款之彌堅朕亮矜迺誠閔勞以事進位天官之峻陞華禁殿之嚴衍食爰田服休真館實蕃寵數併示眷恩於戲注意有加朕已篤股肱之義專神致養汝毋忘金玉之音尚惟廸終副乃虛佇

仍詔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依大

藩例支添給

克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四年先是克在西府數乘間言王安石政事不便及克爲相欲有所變更稍引進安石所斥

過之人於是王珪忌之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克素惡其爲人會克謁告王珪奏用確上從珪所請也元豐元年六月殿中丞陳安民嘗言相州坐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克事發獄成克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蔡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民太輕上曰此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克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已先是神宗怒安南師出無功會光祿寺丞周沃謙表言克與郭逵書止其進兵乃置獄

効達事聞者皆為克懼然克但勸達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後沃亦坐所言不實獲罪克數為同列所危積憂畏病加劇力辭位不許章七上遂從其請克為相務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所言於上人無知者拜罷錄長編參修是年四月克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上輟朝三日幸其第奠之克臨死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上聞而悲之對輔臣言克孤立無與先是御史臺鞠周沃言安南宣撫招討司事未竟後數月詔克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當時言者蓋欲借

是以傾克也世譏克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

九月癸未薛向孫固並樞密副使

向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換正議

大夫除固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換太中大夫除

先是八月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闕參

酌損益惟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詳定官

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議政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丞為中大夫

初行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元豐寄祿之制蓋以三省長官不與政而尚書至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官失其實於是下詔釐正之其畧曰將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此更制之大旨也其後官率其職名實正矣惟是祖宗因官職以別流品之意當時初不講明及之故寄祿之階條理未盡若叅以舊典則得失可見張續職官記

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繫大敕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戶並封國公從之又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師外餘檢校官並階數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等各有所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除去從之

並長編是日尚書禮部侍郎

平章事王珪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惇蔡確並換太中大夫向換正議大夫固換太中大夫並除樞密副使

丙戌馮京樞密使

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

京既拜樞密使仍加食邑實封故事大禮宰臣以下唯加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珪彥博京特遷官以寵之皆加食邑實封時正議大夫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王珪為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河東節度使太師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潞國公文彥博守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依前河東節度使判河南府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薛向罷同知樞密院

授正議大夫知潁州

制曰左右近密之臣朕所與謀國機務不根持論而自反覆贊襄之體朕何望哉具官薛向頃繇朕知拔侍帷幄本兵之政皆所叅決且賦民馬以待國用而疆宗豪室橫議動搖此宜為政者所嫉從而牽惑妄沮有司亦何以率勵眾民哉言者及茲審覈得信其罷乃位出守方州往其省循毋重前悔

向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

月除樞密副使是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先是知
諫院舒亶言開封府界提舉官陳向近於樞密
院議養馬事知樞密院薛向等議論喧悖中外
傳播囂然大臣謀國如是其意必有所在乞令
陳向等詰辨究治施行詔陳向具析及具析聞
神宗批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故貶未行改知
隨州拜罷初向在外時策邊事精密饋餉治辦
其入見論兵皆上所欲聞故任以執政且欲與
計西北事而向在政府專以持重養威無先開
端爲言非上所望於向者最後向極知民不便

畜馬會議欲改爲士大夫皆言向論不繆及其
與提舉官忿爭上乃獨察知向資不忠實故黜
之長向之改知隨州也以御史滿中行又言向
備位浸久嘉謀不聞令出於口而心非之法成
於手而自毀之要譽於已歸怨於上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隨州言知州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
護其喪歸葬

丁亥呂公著改樞密副使

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改正議大夫除

元豐四年 辛酉

正月辛亥馮京罷樞密使

自正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罷爲光祿大夫觀文殿

學士判河陽府

制曰樞機制勝寔資經武之謀藩屏均休式厚優賢之禮眷惟碩輔懇解近司播告在廷褒進厥位具官馮京敦大簡直塞淵惠和周才足以濟治功明謨足以定國是蚤疇雋望參秉大鈞體盡瘁而不懈於行心協恭而既底乃績申嚴師律豫殄邊虞方一體之相須共成幾務顧累章之來上欲遂便麾勉徇勤誠併蕃異數宜陟文階之峻仍陞祕殿之華陪食爰田衍封真食始終眷遇出入顯榮於戲論道於朝又嘉常德之助承流於外更繫美化之孚尚惟圖忱以克永譽

京自熙寧九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

九月除樞密使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五年京

數以疾求解機務自請守藩而有是命

同日孫固知樞密院事

自樞密副使太中大夫除兼羣牧制置使

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自樞密副使正議大夫除縝自龍圖閣直

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除

縝字玉汝億第四子也

二月癸卯章惇罷參知政事

以太中大

先是御史朱服奏惇命袁默周之道傳意市恩

於服詔大理鞠之遂命御史豐稷雜治獄具默

之道並勒停停坐報上不實故有是責

甲辰張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遷太中大夫除

璪字遂明洎之孫也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

寧間為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

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是年拜參知政事先是

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

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不得進矣臣為宰相三

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

朕姑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五年五月官制

行政中書侍郎十二月除正議大夫是歲十一

月癸卯罷宣徽使見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

除人是月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

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

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

相維制何可廢也上又以樞密院聯職輔弼非

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

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

名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唯知院為長恩

數差別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

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
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舊典
元豐五年 壬戌 官制成以左右僕射為宰相

四月癸酉王珪左僕射

自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

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確右僕射

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珪進左僕射制曰臨政願治不因時而損益則心雖

勞而莫成膠柱調瑟不解絃而更張則力愈多而益

紊朕大修廢職不正百工以道揆任廟堂之大謀以

法守聽官府之小治作起萬事紹隆三王疇庸渥命

之頒我有弼諧之長宜敷廷號以聳民瞻

具官王珪

秉義

竭忠率身厲下見聞殫洽多識前載之傳論議雍容

尤達當今之務一德是履十年不渝比講廢官肇更

不典興滯補弊寔宣是正之勤據舊鑒新皆出將明

之助爰正名於左揆俾分侍於東臺邑衍真租食陪

多賦名雖考古事悉因今鼎鉉不移益峻台衡之望

袞衣載錫更增宰路之華於戲欲法之經遠持久者

在濟之以有終欲吏之嚮方宿業者在董之以無倦

爵名初易衆人尚狃於故常法度已完羣下未知於

循守往率在位共修厥官

確拜右僕射制曰朕量材授位常跂商周之哲王稱

事任人猶愧漢唐之盛主法壞既久官隳莫興後先

奪倫小大無當循名核實方新萬化之原考古驗今

大正百年之弊將仰成於宰弼爰妙簡於俊良乃先
渙號之頒以竦治朝之聽具官蔡確靖密無貳裕和有容
自其初時由朕所識洎歷近選靡勞弗宣嘗總中司
肅紀綱之頽廢入陪大政罄夙夜之贊襄朕方分職
以馭羣臣因能而裁庶位圖事謹始非專心致思不
能起天下之功立政惟人非聚精會神不能成天下
之務疇若予采莫如汝賢宜陞揆席之崇兼列侍班
之峻仍增勲秩陪衍戶封榮絕一時望隆百辟於戲
惟厚德可以儀刑風俗惟小心可以勤相邦家燮調
陰陽四時乖錯則汝之責典正法度庶工隳曠則汝
之羞往堅乃誠以求終譽

上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
皆不知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
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
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二月癸酉詔
知樞密院門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尚書左
右丞爲定班班次以是爲差五月辛巳朔詔尚
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議左右分治及
進呈始命合治同詔日又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
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並同兩省侍

郎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
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
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蚤令
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發遣可也上以命令稽
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欲罷之
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三萬餘貫
上意遽止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
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
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
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

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
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
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
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既
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三省並建政事
日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
皆以黃牒付外衆以爲當然王安禮初不預官
制事乃爲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
經歷異耳今也別爲三則本末不相見臣以謂
事無巨細宣於中書奉於門下至尚書行之則

盡矣詔從之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文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湏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爲然已而

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以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上許之蔡確既爲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闕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同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爲輕重是法繇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爲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以叙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

自大如此六年五月癸未手詔朝廷議更官制
本欲覆正吏治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迄今頒
行尚爽條理若向去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
啟侮四方貽說來世事繁國體二三執政可不
究心其詳定官湏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
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
著爲式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
下至州縣悉分爲六曹體統如一今先自京師
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十二月
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辨

作新省其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旨裁定壯
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爲門
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
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
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
著官儀煥然一新矣是月癸酉官制行御史中
丞率百官班賀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神宗喜觀唐六典一日諭王珪等朕欲倣唐六
典酌今之宜修改官制時蔡確爲參知政事與
珪力贊行之設官制局元豐三年明堂禮成宰
執加恩即以宰相王珪禮部侍郎升改銀青光

祿大夫以又次也而蔡確以諫議大夫改太中大夫餘內外文臣皆以階官易舊官初班雜壓至五年五月朔降制王珪以史館相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參知政事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定帥太中大夫章惇除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燦除中書侍郎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並除中大夫左右丞官制初行令命殆遍歷三省吏部凡數日方進誥至御前上厭其稽緩且諭大臣悔改官制珪確輩慮有詔罷遂力言官制月省俸祿又以正名為辭上意乃定後一年呂正獻公自定武移鎮維揚過闕上謂正獻曰官制初行命令稽滯朕尋悔之已隨宜措畫然終不及舊制成命之快也卿謂如何公進言三省同班奏事分省治事上然之尋諭大臣而衆議莫之行也元豐末正獻自維揚召還經幄首陳前議太母即詔行其言紹聖初大臣嘗謂元祐擅更三省分班奏事之制議欲復之特惇為門下相惧其權之去已也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改故歷紹聖崇寧以來元祐故事無一存者獨此法不變也祖宗官制舊典本朝公唐制

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名以其省長官為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宜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矣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又省而復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為虛文也元祐則議者以詔令稽留吏負冗多徒有重復因有廢併門下省之意故雖不行然事有當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左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尚書侍郎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亦放談元豐既新官

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
詔於禁中筆談國朝公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
書令爲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
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爲尚書左右
僕射
外補

甲戌章惇守門下侍郎

自太中大夫
叅知政事除

張璪守中書侍郎

自太中大夫
叅知政事除

蒲宗孟守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
遷中大夫除

王安禮守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
遷中大夫除

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安禮字和甫安石之
弟初安禮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
安石當國乃爲崇文院校書同修起居注故事

左右史記言動無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
事後自翰林學士除尚書右丞先是宗孟詳定
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事頗肆
橫脇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姦上察其不阿
故與安禮俱蒙大用五月御史臺言尚書左丞
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於都堂
下馬檢會三省執政官上下馬儀範尚書左右
僕射許至都堂左右丞於本廳今官府雖寓局
緣各有擬定廳事案宗孟安禮身爲執政當朝
廷董正名分之初乃率先違法犯分請付有司

推科安禮爭論上前以為今日置左右丞為執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下馬自此始
 監察御史豐稷言陛下若稽經訓修明官政選
 拔吉士光益治功方官制施行章惇以罔上為
 門下侍郎王安禮以穢德守尚書左丞甚非陛
 下稽古建官之意稷遂罷為著作佐郎

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大槩皆本唐六典為法稍增損之在內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門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為宰相而兩令侍中不除今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自有侍郎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為執政官官制沿革元豐官制行中大夫換秘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換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

為左右丞二公寄祿官若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官制舊典

丁丑呂公著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罷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州知定

公著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
 九月改樞密副使四年正月復同知樞密院事
 至四月罷在樞府凡五年始議五路舉兵伐西
 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上封
 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腹心之寄無踰
 卿者安得自暇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
 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

定州召爲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上曰
朕待卿不止此卿其少安章再上乃有是命及
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
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元豐四年十
一月甲辰樞密院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
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或
曰上欲以禮退公著自是踰五月公著始請補
外云

元豐六年 癸亥

七月丙辰孫固罷知樞密院事

爲通議大夫觀文
殿學士知河陽

固以元豐元年閏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
九月除樞密副使四年正月遷知樞密院是年
七月固引疾去位遂罷知河陽後提舉崇福宮
神宗崩固等皆集闕下哲宗即位詔以登位賜
致仕前執政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孫固寬
衣金帶銀帛有差

同日韓縝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同
知樞密院除

安燾同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試
戶部尚書除

燾字原卿開封人縝自元豐四年正月除同知
樞密院是年七月遷知樞密院在樞府五年至

八年五月拜相燾初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
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
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
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剩造簿拱手實散青苗等
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
之爲立法禁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累遷正議
大夫

八月辛卯蒲宗孟罷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守本官知汝州

制曰中臺綱轄揔於輔臣儻典憲不遵則何以處位

具官蒲宗孟

比緣登擢領職踰年未聞勤蓋之誠顧多媮

慢之過牽情肆欲靡畏簡書以致人言尚莫知省追
令案治左驗甚明反覆不承對吏無耻舉錯如此豈
朕望哉緇守郡章勉思厥咎

宗孟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八月
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宰執因對上有無人才之
嘆宗孟對以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
正色詰宗孟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
雄之賢上作色言楊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它
日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
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

小故未谷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人恐不
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楊雄爲公累
至是宗孟坐違法繕治西府故有是責

同日王安禮尚書左丞

自尚書右丞除

李清臣尚書右丞

自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清臣字邦直大名府臨清人少力學問韓琦以
其兄之子妻之皇祐間朝廷方行制舉轉運使
何郊即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歐陽修
見其文大竒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
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

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
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公未壯連擢科第一篇
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

丁未錄

八年十二月累遷

至通議大夫

元豐七年

甲子

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尚書左丞

安禮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右丞六年八月
遷尚書左丞是年七月罷在政府三年先是侍
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
以謂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神宗

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
面奏乞治汝賢罪上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
修身治家等事力詆其惡上以其章付三省謂
安禮曰汝賢奏彈不當固有罪其言卿姦汚事
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百官安禮猶辯析上既黜
汝賢安禮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嘗乞知江寧府
願申前請故有是命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
州移知蔡州元祐六年正月以言官彈奏青州
任內不法事事得實復以資政殿學士移知舒
州劉摯謂安禮非純正之士然慷慨有大節在

神宗朝爲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少屈於三蔡一
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已不肅性滯侈又喜寵
小人此其不 者其才高甚世之悠悠者不可
輕議也或云傳堯俞惑於范純禮輩所教銳欲
痛紕之蘇頌韓忠彥不知又佐其說賴呂大防
無他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後竟坐諫
官劉唐老楊康國言再落職卒贈右銀青光祿
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常以經綸自任而
闊畧細謹云

國界險峻...

大夫安...

官職...

無...

蘇...

...

...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八

...



